遵循儿童成长基本需求 加快儿童福利制度建设

◎ 谢琼

发展儿童福利、降低育儿成本，对于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优先考虑儿童发展问题并设置完备的福利服务体系加以支持势在必行。为充分了解儿童发展的基本需求与服务现状，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就“儿童福利需求与服务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以儿童健康发展的基本需要为遵循，受访者年龄集中在22岁到50岁之间，内容涉及儿童养育、教育、家庭支持、安全和社区环境设施等，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610份。

问卷数据分析显示出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儿童福利服务议题：

一是儿童开支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大，儿童养育成本高。被访家庭中儿童相关开支占家庭总收入30%以上的比例为47.2%，开支占比超过50%的家庭约占受访对象的15%。儿童开支主要用于教育培训、基本生活和玩具图书等，比例分别为61.1%、24.6%和6.1%（注：此调查实施于“双减”政策出台前）。数据表明，儿童是家庭的希望所系，家庭为儿童的“优质成长”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等资源，但整体上育儿成本高，多育多养的动力与余力均有不足。

二是托育服务需求量大但满足率低，未来发展空间大且要求高。对0~3岁幼儿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77.3%的家庭有对2岁或2.5岁以上儿童的托育服务需

求，但经常使用托育服务的受访家庭只占4.8%，87.3%的家庭没有使用过或很少使用托育服务。使用过托育服务的家庭对托育机构的满意度亦不高，不满主要集中在“服务质量”“照料护理”“健康卫生条件”和“早期教育”等方面。这说明托育服务市场潜力巨大，需要加大发展力度，不仅要拓展规模，还要注重质量和规范。正是这一因素加上偏重的育儿支出负担，77.4%的受访家庭再生育意愿低，其中一孩家庭为61.5%，二孩家庭为92.7%。

三是社区儿童设施与服务需求量大，社区环境建设有待加强。社区是儿童成长的微观环境，但目前社区中的儿童友好设施普遍有限，对包括儿童在内的社区成员吸附力较弱。调查显示，儿童对社区活动、阅读、照料服务等空间的需求量分别高达96.5%、96.1%和90.8%，但约40%的受访家庭表示，所在社区没有适合儿童活动、阅读或照料的公共空间。对已有社区空间的相关服务满意度也普遍较低，均值仅在3.5左右（满分为10），从社区获取过心理健康和安全等信息服务的家庭仅占10%左右，仅25.6%的兴趣班由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在儿童养育和教育方面遇到问题时，“寻求社区和政府支持”的家庭仅占8.6%。此外，家庭参与社区公益和志愿服务的活动频次也很低，83.1%的儿童“从未”“很少”和“偶尔”参与公益活动。以上数据说明，在儿童成长中，社区总体上是“沉寂”的，力量未

被激活。

四是参与儿童成长是父母双方共同的期待。调查显示，母亲是照料儿童的主力，但父亲参与儿童养育的实践和意愿都在提升。受访者中，由母亲承担儿童照料责任的家庭占78.7%，有父亲参与或主要照料儿童的家庭占38%，较之传统的家庭养育模式有较大改变。对相关数据的交叉分析显示，虽然母亲陪伴和参与儿童成长更多，但父亲对共同参与儿童成长的期待更多。71.4%的父亲希望“工作和家庭平衡”，高于母亲对同一问题的选择比例（65%）。家庭对“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渴望，超过了降低养育成本与提供托育服务需求。

五是儿童身心健康为家庭所重视，但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有限。近些年，我国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调查中，对“心理咨询或治疗”有需求的家庭高达46.1%，“经常”和“总是”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的家庭占比约80%，这说明家长对儿童心理健康关注的意识很强。约60%的家长获取心理健康知识的途径主要是媒体，48.5%的家长从学校获取部分信息。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如何获取专业、准确且有效的心理健康知识成为儿童健康成长的议题。

以上数据表明，儿童发展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层社区治理的融入、配套等方面还比较滞后、薄弱，需要各级政府给予更高层次的重视，以更加得力、更加系统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

一是建立面向所有儿童的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还主要面向孤儿、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202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比17.95%，总和生育率降至1.3，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低生育率陷阱同时出现时，儿童福利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社会投资手段必定会被重视。我国自2013年开始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目标是逐步建立覆盖全体

儿童的普惠福利制度，提供满足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全面但基本的需求保障。虽然我国现阶段还不能仿效高福利国家建立高水平的儿童福利制度，但建立面向所有儿童、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相适应的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赋予所有儿童平等享受托育、养育、教育和健康成长保障等基本权益是必要的。

二是建立健全家庭支持型儿童福利制度。家庭是儿童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对家庭的政策支持是一套社会投资组合拳。家庭支持型儿童福利制度是由政府主导的，以支持家庭亲权为主要内容，由家庭、社区、社会、政府、市场等多元主体、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福利制度，倡导以家庭为儿童福利服务的主要承担者，政府和社会通过为家庭和家庭成员赋能支持其更好地履行生育、养育和教育等亲职责任，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家庭支持型儿童福利制度不仅应包括育儿补贴、托育补贴、残障儿童照料补贴等减轻家庭育儿负担的经济支持措施，也应包括父母共同产假、育儿假等增加父母育儿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支持，还应包括社会化托育服务、身心健康卫生服务、社区儿童设施服务等服务性措施的支持等。

三是立足社区提供儿童综合服务。社区是家庭向外的延伸，是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日常场域。调查和实践都表明，立足社区发展儿童福利服务具有必要性。应统筹公共资源设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尽可能撬动专业社会资源，根据儿童需求提供对应服务。这既可提高社区资源的利用率，也可为儿童提供更多针对性服务。社区儿童福利服务具有多样化、个性化等特点，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发动社区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以及社区志愿者队伍等多种力量来提供专业化服务。目前，各地已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需要及时总结，通过制度化路径贯穿至儿童福利服务提供的全过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